

音容宛在，懿德长存。清明节将至，一些作者和读者纷纷撰写文章，缅怀为国捐躯的英烈，对已经离去的亲人表达思念之情。品读这些令人温暖的故事，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1937年9月27日，日本侵略军分水(滏阳河)陆(沧石路)两路入侵衡水武强，当日便侵占了武强县城和小范镇。

我们刘南召什村，地处武强、饶阳、献县、深州四市县交界地带，又毗邻15万亩的“北大洼”(这里没有村庄)，由于在抗战中回旋余地大，很快便成为冀中区的抗战堡垒村。冀

中区领导吕正操、黄敬等及县领导都在村里住过。

当时，驻各县的日本鬼子不分地界区域，经常闯进村里祸害老百姓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军民团结抗战，人们的积极性十分高涨，青年民兵们除了积极参加地道战、地雷战、破袭战等各种抗战活动外，还踊跃报名参加县游击队和八路军。

1939年2月7日，驻安国县的日军300多人进占安平，驻蠡县的日军500余人进犯饶阳，驻献县的日军向西进攻贾庄桥。局势突变，使刚刚转移

到留班寨一带的八路军120师师部和冀中军区机关面临遭敌合击的危险。时任120师师长的贺龙决定连夜向南转移，经过饶阳县路过我们村，转移到了武强县内西北部的任庄、皇甫村和东、西唐旺等村。在察敌待变的7天里，人们听说八路军120师来了，为了打鬼子纷纷报名参军，我村还出现了“父送子”“妻送郎”踊跃参军的场面，共产党员刘志国、刘振庄带头送儿子参军，我大伯刘大丑新婚不多几天，就辞别我大娘和其他家人报名参军。

我们这个村，抗战期间先后有6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，有11人为革命胜利英勇捐躯。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，我大伯跟随120师南征北战，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。

80多年来，每逢回忆起抗战岁月，我父母就激动地说：“你大伯跟着120师去打日本鬼子，他是好样的，是咱们家的光荣！”

我记得，在1956年特大洪水把我家的老房子冲毁之前，我家的大门上一直挂着“光荣抗属”的红牌子。

刘金英/文

## 大伯新婚参加八路军

### 祭扫烈士墓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晒甲坨村办小学读书。每到清明节，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到县烈士陵园去扫墓。

昌黎县烈士陵园位于昌黎县城关镇杏树园村，是滦河东岸地区最大的烈士陵园，共安葬烈士824名。陵园中央矗立着一座宏伟的烈士纪念碑，南面碑心镌刻着朱德的题词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；东面碑心镌刻着彭德怀的题词：烈士之血 革命之花；西面碑心镌刻着林伯渠的题词：功昭日月 气壮山河；北面碑心镌刻着李运昌的题词：光荣的烈士们永垂不朽。

我们自备午饭，从村小学出发，走了3个多小时，才走到烈士陵园。同学们一齐动手，折些柏树枝，编成苍翠的圆环，再将从家里带来的纸花插在圆环的周边，一个素洁的花圈就做成了。我们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，将花圈敬献给烈士纪念碑前。

祭扫活动结束后，回到学校已接近放学时分。师生们已经很疲惫了，但是并不立即解散队伍放学，而是由老师讲刘胡兰、黄继光、董存瑞以及县烈士陵园安葬的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，再布置一篇缅怀先烈、继承先烈遗志的作文。

年年清明节，年年祭扫烈士墓。这庄严肃穆的仪式，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 杨晓光/文

## 怀念父母

又是清明到来时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格外怀念我的父母。

我的父母是地道的东北人。1957年，母亲生我时已经42岁了，我是家里的老八，7个哥哥姐姐当时都已成家立业，除了大哥和三姐在外上班，其余都在农村务农。为了供我读书，父亲与3个哥哥每天早出晚归，在生产队里挣工分，母亲除了带着嫂嫂们操持家务外，还要腾出时间外出摆摊。

那时候条件很艰苦，父母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吃饱穿暖，爱干净的母亲还要求我必须穿戴整齐干净。生活的重担常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可在我面前，他们却从没抱怨过一句。

1971年，我14岁，读小学五年级。当时已在公社上班多年的大哥，因工作需要调到了旗(县)里。按照政策，迁户口时可带一个不满16岁的亲属，经过商量，我成为幸运儿，跟着大哥将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县里。临走那天，母亲拉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：“一定要好好读书！”

父母非要供我读书的事，村里人很不理解，有人说：“老王太太不知天高地厚，供儿子念书能怎样？到头来还不是顺垄沟找豆包。”但母亲却很坚定：“顺垄沟找豆包也要有文化，识字就比不识字强。”我没有辜负二老希望，1972年小学毕业时，全班60多人只有我和另一

名同学考上了初中。

1973年，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，在农场上班的三姐怕影响到我求学，便托关系将我的户口从县城转到了农场。随之，我来到农场的学校读书。1976年，19岁的我高中毕业，成为国有农场的职工。

此后，父母来到农场和我一起生活。父母不仅承包了所有家务，有啥好吃好用的也全部给我，还督促我继续深造，做一个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1981年，我24岁时当上了农场团委书记。我边工作边学习，1985年，我考上了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，脱产学习2年，这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，

也与父母的家教密不可分。

1989年1月，我和妻子从农场调到城里，我被安排到检察院工作，妻子则继续当教师。我把父母接到城里，全家其乐融融。

1999年农历八月初二，母亲离开了我们，享年85岁。2007年农历四月二十六，父亲离开了我们，享年91岁。此后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我久久伫立在窗前，仰望满天星斗，寻找着属于父母的那两颗最亮的星星，看着、想着，泪珠便滑落眼角。

岁月易逝，记忆犹在。父母的音容笑貌始终印在我的心里。 王玉春/文

## 母亲烙的小葱馅饼

又到春天了，菜摊上的小葱格外惹眼，被扎成一把一把的，水灵灵的鲜绿色，特别有精神。看到小葱，我就想起了母亲烙的小葱馅饼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大哥曾经在公社放映队当过两年放映员。当时放映员有3个人，放映到谁的村子，他们就到谁家吃饭。记得第一次到我家时，把我母亲愁得够呛，因为那时候我家的生活很困难，母亲不知道拿什么招待客人。

可巧生产队里分了小葱，母亲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做小葱馅饼吧，再熬点粥，有干有稀，不用另做菜。”于是，母亲让我把小葱择好、洗净、控水，她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、鸡蛋和一小块腌肉拿出来，先和面，再调馅，然后做好五六个饼坯。听街上的孩子们嚷嚷放映车来了，母亲就让我点火，锅热了她开始烙饼，火不要太旺，免得烙糊了。

安置好放映车，大哥他们一起来

家吃饭。大哥的同事刚一进门就喊起来：“大娘，你做的什么呀，怎么这么香呀？”“没什么好的，我也不会做什么，烙了几张馅饼，只要你们吃饱就好！快洗洗手来吃饭了。”母亲说着，把大馅饼一切两半，端上桌去。两个放映员一人抄起一块，两手端着吃，边吃边夸赞：“香，太香了！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馅饼！”大哥看到两个同伴真心喜欢，也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现在想来，其实那馅饼有点儿寒酸，油不多，不是每一口都能吃到腌肉粒，小葱做馅似乎也上不得台面，但是在当时，我们都认为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后来生活好了，我多次央求母亲做小葱馅饼，母亲笑着说：“当时发愁，想法子烙出来的饼，没想到你们吃上瘾了。”

母亲已经不在，我再没吃过小葱馅饼。我想买一把小葱，回家做馅饼，希望能再现当年的味道。 高鹏/文



### 图说往事

#### 讲解小麦传送机原理

1979年，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167团生产科当技术员。为了提高小麦传送效率，抢抓农时，团场引进了一台小麦传送机，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劳动强度。这是我(站在高处、手拿小本子者)正在给职工们讲解小麦传送机的传送原理和使用注意事项。

郭建军/文并供图

